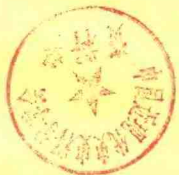


1983

南海文史资料

第五辑



84

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南海文史资料

第五辑

(内部资料)

HL78/46

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目 录

- 一九二七年前南海农运的回忆
..... 陈克武遗稿 (1)
- 南海工农革命斗争回忆录..... 谢颂雅 (5)
- 南海藤业的创始和发展概况..... 陈翌天 (26)
- 南海雪茄烟厂简史..... 梁天裕 (31)
- 民间传统手工业——塑心绉纱..... 陈锦辉 (49)
- 三十年代的南海一中..... 朱哲夫 (50)
- 我县最早的戏院、电影院、话剧社和日报
..... 朱哲夫 (52)
- 我县推广普通话小史..... 岳 荪 (56)
- 西樵山村民惨遭日寇屠杀调查..... 陈 纾 (57)
- 基督教希伯仑会在南海西樵的活动
..... 区乐贤 (59)
- 刘菊朋小传..... 黎民兴 (61)
- 终身服务于教育事业的戴翼峰..... 戴庆辉 (62)
- 大同萱粘的由来..... 麦继鸿 (64)
- 资 料** 南海九江中学第二届校董会董事芳名录... (65)

一九二七年前南海农运的回忆

陈克武遗稿

一九二七年前，南海农民运动的兴起和经过，时间距离至现在，已三十多年了。我参加南海农民运动的时间也很短，所知的事实无多，现在把犹能记忆的，写在后面：

一、南海农运的重要性

南海县到广州，一车可达，由五眼桥至西南站，沿途均属南海农村，广州又为南中国的重点城市，若广三铁路沿线各乡农民组织起来，对广州影响很大，力量不可低估。广东省农会派出特派员二人，负责发展农运。

二、南海农运初期狡猾地主投机的情况

一九二四年，南海县佛山工人代表会宣告成立，新生的力量正在一天天发展起来，狡猾的地主、市侩、为虎张目的恶霸，藉势树立个人势力的土豪，掩护自己去打家劫舍的土匪等，都装着一套虚伪的面孔，要求组织农运，但纯正的贫农和佃农等，在农村的恶势力压迫底下，实不容易组织起来。

三、南海农运同志在纪律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由省派往南海县负责农运的同志，怎样开展工作呢？当时定出几点原则：

- （一）负责农运同志，不管农村的封建恶劣势力怎样，一定要到农村去，不能在佛山或广州住宿；
- （二）以广三沿线附近的农村当重点农村；
- （三）农运同志的态度、言论、行动要农民化；
- （四）要尽（量）地利用在农村的环境，接近农民，发展当地的新生力量。

四、大镇乡成立的经过

大镇邮局长欧阳聘如，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对马列主义的学说是积极拥护的，对组织农会的工作尤为热心。当时，我们利用邮局作为向农民宣传的阵地，发动当地一些与局长和局员潘启燊、派信工人邝佐义有关系的或相好的农民，每天在晚饭后，秘密到邮局座谈，连续开座谈会约有七、八个晚上，纯粹农民签名组织农会的约有四五十人。在这数十人当中，有些是与本村农民有来往的隔村钟边、铁村的农民。因此当时除大镇农友外还有钟边乡的钟殿伯、钟道生、大蛇活（大革命时牺牲）、钟万、钟公达等和铁村的李羽吉、谢颂雅等多人都来邮局座谈。经过约廿多天的筹备，于一九二四年冬，大镇、钟边、谢村三个乡农会成立开幕，由广东省农会派员行授旗印礼。

五、农民子弟学校的设立

农会成立后，为了要加强农民的团结，征求更多农友加入农会和发展别乡农会组织，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一定要有一个同志常住农会。但会员只得数十人，贫雇农占80%，佃农很少，会员月费收入只得数元，不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后来各会员想出办法，设立一间农民子弟学校，附设于乡农会，由李羽吉担任教师，全年学费收入约有二百元，可以解决一个人的生活。农会成立后所遭遇的困难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乡农会的基础也一天天巩固起来。至于钟边农会则由钟公达负责，钟殿伯、钟道生、钟万、大蛇活等也系钟边乡农会的干部。谢边农会由谢颂雅等负责。

六、农民自卫军的组成

大镇、钟边、铁村农会的会员占80%是贫农。自然没有力量来购置军械，但各该乡的民团军械，也属各该乡公款购置的。负责携械的民团成员也系各该乡绅指派贫农轮流负责的（一年为期），利用阶级友爱的关系，积极向持有公枪的民团宣传加入农会。经过两三个月时间，大镇乡农会有卅多枝七九步枪的农民自卫军出现。大镇乡长邝燮和（医生）加紧向各团丁威迫利诱，但民团一边倒向农会。结果邝燮和只得通知我农会接收大镇乡卅余枝公枪，从此大镇乡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起来。

七、农会宣传工作方式方法

当时由农会组织了一支街头剧演出队，利用晚间到各该乡表演；另一方面注重个人谈话。经过二、三个月时间，有数十个乡农民都到大镇乡农会要求帮助组织农会。特别是墩

民（即墩家寮，农奴的别名）要求更为急迫。同时农会编有“农民自叹”粤曲一首，当时农民很欢喜唱。歌词如下：唔得了，明日就要交租，妻呀！你有何方法要作良，二婢三娘，兼共七嫂，话有银生生借，要我押着亚苏，但是我个女生来真系好，唔街巷与人嘈。妻听罢，叫句夫君，制度唔好欠字压人。为着耕种前途都要隐（忍）痛阵，亲生爱女也要卖，娇身，个阵夫妇商量一夜无，实行卖女还租，就系个晚解决。（注：原文照录，个别字有脱误）。

八、农军干训的组成

当时有数十个乡农会组成后，为着要加紧发展党的组织密切联系各乡农会的负责人，更要深入了解各该乡农会的特点和使农军学习军训。各乡农会代表大会成立后，由农会派出一两名青年到大镇邝氏阖族祠农军训练班学习，以两个月为期，受训农军自携带枪械子弹伙食（服装鞋帽），由省农会派有黄埔军校毕业同志黄纲训等几人到班负责军训。

我在南海农运的时间约半年。在这半年的工作过程，我负责南海九区工作，后由省农委调往顺德工作。

编者注：

1、这是陈策（陈克武之子，现佛山工艺社工人，住普君圩天官坊康宁里十号）保留的陈克武遗稿。原稿并无注明撰写日期。

2、文中括号内之字原稿是没有的，是编者认为这是明显的错漏加上去的。

3、作者陈克武系佛山市普君圩人，农民运动讲习所第

三期学生，在农讲所学习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春农讲所学习毕业后，受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遣，到南海任农民运动特派员，主要在当时的九区（即现在的大沥、盐步）搞农民运动。约在一九二六年初调动工作，离开南海到顺德搞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脱党。于一九六七年病逝。

南海工农革命斗争回忆录

谢颂雅

一九二四年农民运动的号角吹响前，南海县境内佛山曾先后出现过一些较进步的群众性团体，由阅书报社而共和工党而工人俱乐部等。很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曾在这些团体里活动过一段时期。如梁敬熙和当时大镇乡邮局长欧阳聘就是其中的几个。虽然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对马列主义学说是积极拥护的。欧阳聘在大镇乡工作期间，（原属九区的一条相当大的村庄）自动搞群众运动，利用机会接触农民，曾以组狮会形式传播革命道理，这对于后来发动农民、组织农会起了很大作用。

这年——一九二四年秋冬之间，领导农运的上层机构根据实际情况，便决定派农运特派员梁复然和陈克武两同志（他俩同属毕业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到大镇，通过欧阳聘与

群众的关系，展开革命活动。首先在大镇、钟边、铁村这三条工农村广泛接触农民，筹备组织农会。从此，红色的种子便传播在每一个农民的心坎里。虽然当时系国共合作，但开展工作并不容易。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与乡村封建势力互相勾结，仍屡屡暗怀鬼胎，俟机而发，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视为顶心杉、眼中钉。他们早已在乡村中组成替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武装——民团，蓄意压抑革命火焰，扩大反革命力量，这对组织农会是有莫大的障碍和威胁的。

尽管如此，我们的革命同志，仍不稍懈，想尽一切办法，为真理而冲锋陷阵。在宣传中，阐释三大政策，并公开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除土豪劣绅，更把犁头旗——农会旗比喻作农民为自己利益奋斗的武器。一面向群众展开炽烈的宣传，一面又组织群众参加农会。这样，继大镇、钟边、铁村等地的农民进行活动而互相串连的，又有龙溪等贫农村。经过短短的时间，做好了一切准备，于一九二五年春初，龙溪农会便首告开幕，随后大镇、钟边、铁村三个农会也相继联同在一天内宣告成立。这可说是南海农运的发祥之地。由是影响所及，起来筹组农会的农村，一时风起云涌，加上农民群众早已蕴藏着革命的积极性，属大沥范围内的十多条贫农村，都相继成立农会。接着，九区农会也相继成立（区会所在地就是大镇之南溪和念三公祠）。

在每个农会筹备成熟而宣告开幕的那一天，凡是会员均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前往参加典礼和互相祝贺。这时候，革命的浪潮高涨。从二五年到二七年间，只系九区就成立了农会六十多个。但那时封建势力大的地主村一时还没有成立一个正村的农会，例如钟边就是这样：农会仅属于小钟边

——即寺前里一坊，这里的农民全部参加；而大钟边——即封建势力所在的扶南桥以南这一边的农民，只有个别参加农会。当时所有组织起来的农会，均各自建立起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而农民自卫军又分为常备与后备两种，前者是有枪的；后者是徒手的。其武器的来源，大致是有两种情况：一是会员原来所有并包括从民团队伍携械转变过来的；一是完全没有或缺少武器的，则向民团交涉与之索取。

当二五年农历冬间——即公元一九二六年元月的时候，国民党正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地点：面对东较场之中央党部，即今之广东省革命历史博物馆）。为了镇压右派分子，同时也显示工农的力量和对左派的支持，于是在附城各县——南海县自然包括在内，遴选了一批工农骨干，由杨殷同志负责组成“特别保护队”，日夜分布在会场四周，严密监视右派分子的活动。我和周侠生诸同志当时正在南海农村里搞宣传组织工作，但由于组织要我们到广州参加这个保护队，于是同其他几个农民积极分子，从农村转到广州投身到特别保护队里去。（保护队的组织是这样：由杨殷同志任大队长，其下为分队，由梁复然、钱维芳、郑全诸同志分别充当分队长）南海工农开始参加省城的政治活动而为革命队伍服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的实际行动。

在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共产党为了彻底了解当时农村社会制度实况，以备制订有关农运的纲领和宣传口号等，于是在省农会举办了一期政治特别班。我在党的培养下，报名参加并被录取了（按规定每县只取录一至二人）。结业后，全班百余人组成几个调查队，分赴南、番、东、顺各县作实地

深入的调查。由我率领的这一队，成员中有杨望同志（海陆丰的优秀青年），彭奕同志（后来被称为普宁澎湃）等十余人，负责调查的目的地是南海县，这时候我们曾在广三路旁的新龙村——一条贫农村做过一个短时期的临时教师，这是为了完成调查任务、借以接近农民而安排的工作。（今天新龙村的几个干部，还是当年我们的临时小学生呢）后来组织上认定了当时的农村体制是个“半封建社会”，就是根据这一次深入的实地调查所得出的结果。

就南海整个农运的发展过程来说，九区（即今之大沥和盐步一带）无疑是个重心，但却以四区成立农团军、参与弥平商团之变这一行动为全县农运之开端。当年——一九二四年秋，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英帝走狗、汇丰银行买办）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大批枪械，并暗中与陈炯明联合，企图推翻革命政府。当时党领导工农，分别组织工农团军，以协助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举将商团军全部解决。吴勤烈士在当时就作为南海方面的农团军的代表人物。其组织之始，系由梁桂华同志——吴烈士当时所景仰的工运同志和与吴勤烈士有师徒关系之钱维芳同志（当时的工运工作者），把他从与陈恭受抗衡之形势下说服过来，和我们发生了密切关系，并进而建议他在佛山市郊大桥头（属旧制四区）方面成立南浦农团军的。开幕之日——一九二四年五月间，盛况空前，由廖仲凯先生（当时农民部长）亲临揭幕，参与盛会的还有谭平山同志（当时组织部长）杨殷同志、阮啸仙同志、冯菊坡同志和外宾德国农业专家佛兰廷同志等，情况至为热烈。后来党对农运确定了开展办法，吴勤在四区所领导的农团，也和九区一样，改变为农民协会，并且继九区农会组成前后在

佛山普君圩太上庙建立起四区农会。

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之间一段时期里，经过农运特派员周侠生和梁伯如同志以及当地好几个农运干部的一番努力，农运工作遍及全县。除四、九两区已有相当基础外，其他二、三、五、六、七、八各区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参加农会。计至二七年“四·一五”清党前夕，全县共成立了农会三百六十个左右，在筹备中未经正式开幕也有一百二十个之多。会员人数每个农会（当时系以乡为单位）少者二、三十人，多者百余人。根据当时县农会发出的证章，号码达二万有奇，则可知当时会员人数全县合计不下二万余人，形成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其时南海农运之所以得到蓬勃发展起来，是有其主客观因素的。一方面同党的领导分不开（当时所有农运特派员都是共产党员。在开展农运的同时，马上建立党组织，成为农会的核心。）另一方面是觉悟起来的农民群众，早已蕴藏着革命的积极性，为开展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此外，在运动发展过程中，领导上还积极动员各村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她们均踊跃参加（当时派在南海搞妇运工作者系花县的王旺兴同志）。同时更动员他（她）们参加赤色国际济难会，赈济在斗争中的受难者。另一工作则是在推进农运的同时，还附带发展农村教育，着重举办农校，由省农会遴派有农运热情的知识分子，在农村负担这一任务，如凌瑞徵、姜英毅、李羽吉等同志都是在当时派在南海工作的优秀青年，他们分别在大镇、显岗、堤田、隆庆等村农校担任教职。他们在农校里还负责建立劳动童子团，所以当时有两首歌流行到农村每一角落，一首是《少年先锋》：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稳着脚步，要高举着少年的旗帜，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另一首是从陆海丰那边传播而来的《农民苦》：

“六月割禾真辛苦，点点汗滴禾下土！亲爹娘，我肚饿了！亲爹娘，我肚饿了！”

这种组织也就是今天的少年先锋队的前身，目的也跟今天无异，所以今天的少先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现在的革命前辈和先烈，有不少人就曾系上过红领巾（当时我也是系红领巾的。负责组训童子团的为姜英毅和李羽吉同志）。

正当南海县农会在积极筹备的时期里，各区农民就曾作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情绪异常激昂。其中较显著的有：在大沥圩（属旧制九区）反帝的光辉事迹；在东塘（属旧制五区）和风江村（属旧制二区）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以及协助广三铁路工会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朽史实。

一九二五年农历元旦那天，大沥一带的群众——多半是农民，不约而同的聚集在大沥圩郊，参与或观看“打砂”活动（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习俗，是当时统治者们为纪念抗拒太平军从而演变下来的一种含有反动意识的遗庆行动。这里地形恰如战场，参加掷石者互相冲击，又煞象两军的对垒。）替帝国主义作文化侵略先锋的传教堂（主事者是当时大沥警察区署长刘道人，即已故之灵芝药房老板刘卓凡）又正踞在打砂场地的北面边缘。在掷石者彼此往来追击的情况下，教堂不免会受到横飞石头的波及，因此触怒了教堂中人，他们便凶神恶煞挥鞭驱逐站近教堂的群众。这时刚好

由一班农运工作者如周侠生、李羽吉、潘启新、钟公达、邝湛义、邝裕添、邝赛甜等同志（包括我在内）所组成的九区农民剧社，在特派员陈克武率领下，正在附近（兴仁善堂门首）展开宣传。听说传道者这样横蛮殴打群众，大家均愤怒异常。就乘机结合这一事进一步向群众揭穿帝国主义者利用传教为名，侵略为实的诡计。因而群情激动，声势汹涌集结到教堂方面，他们目击帝国主义者走狗——传教士如此凌辱同胞，便情不自禁的，不约而同的行动起来，不到一个钟头，便把圩内外所有的三间教堂捣毁了。

这次反帝行动，虽然事前没有组织和准备，但也不能说是毫无思想基础的。因为自“五四”运动以来，反帝的浪潮已逐步由城市推及农村，而且更受了“五卅”惨案的影响，农民群众心里的革命火焰已遍及全身了。这导火线一经燃着，便成为轰轰烈烈的反帝行动，是很自然的。

一九二六年农历七月间，东塘村农会跟大小塍——工农村的民团曾火拼过。本来，东塘是贫农村。历向都是受着自称有宗主权的大小塍当权派所压迫。在封建社会里，大小塍的豪绅地主们，一直以來就持势欺压东塘的农民，如到东塘拉牛，拉小孩，勒索，担谷以及打骂等等，已是司空见惯。当东塘的农民站起来——成立了农会的时候，豪绅地主们更其极端的仇视，便借题发挥对东塘施加压力，如无理抢去了东塘农民的米，以及强行限制东塘水利等等。鉴于上述情况，区农会在无法劝止下，便请求上级农会解决。省农会获悉后立即向大小塍提出警告。可是敌人的气焰没有稍减，相反的更借口限制水利问题，指使民团向东塘进攻。这时区农会常委李羽吉同志（小塍村人，是个廿来岁的知识青年，原

在大镇求益高小毕业后参加农会，任九区农民义校教师，同时加入共产党。）一闻此耗，不因小堡原属他祖村，只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下，义愤填胸的身先士卒，率领农民军跟民团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在当时四、五、九各区的大队农民自卫军驰援东塘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弹压下，敌人气焰还是异常嚣张，负隅顽抗。在我英勇自卫军围攻之下，结果攻破了它的巢穴，烧掉了三间小屋——小堡村敌人的房屋。可是，农民自卫军也牺牲了一人。

同年农历十一月间，原二区的豪绅地主村——河村的反动民团，也效法大小堡的故伎，以武力向风江村的农民横加压迫。先是借口限制水利，悍然把风江村农民的农具如水车等农具捣毁了。经过上级农会的调处，事态的发展暂时压止了。可是过不了多久，敌人不甘心就此罢手，秋收后又借征收禾更谷为题，强行袭击风江农会，把风江农会堆在村前的籽堆烧掉了。此时正当九区瓦巷口农会举行开幕礼，各村不少农军莅临参加庆典，他们接此消息后，马上发挥阶级友爱和互相精神，连随拔队疾驰风江支援。经过英勇的冲击，卒把敌人的凶焰压止下来，使风江农民面临的一场危难，得以消除。

在这两次先后发生的反封建斗争中，不但显示了农民之间团结的力量，而且也表现了工农之间的紧密联盟。广三铁路工会在这两次事件中，曾派出代表到场，给予农民兄弟以热情的慰问；并且助以物质如子弹、饼食等。事件本身还充分表明：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武力作后盾，才能战胜敌人。当年的豪绅地主们对农民组织自己的团体——农民协会，是极端仇视的。特别是对于贫农村的农会将成立时，他

们就预先散布空气，要用武力来制止开幕；至农会成立后，他们又随时借事生端的不惜使用武力来袭击农民。如荷溪（旧制四区里的一条贫农村）农会开幕之日——一九二六年秋，邻近的夏滂乡那些豪绅地主们就声言使用武力来制止。由于荷溪与九区接连较近，李羽吉同志接得这一消息，即亲自奔走号召各村农会多派农军前往参加，名为祝贺农会的开幕庆典，实则支援荷溪，遏制敌人的气焰。经过这一有力的直接声援，荷溪农会遂得安然宣告成立。此类事件，在当日是屡见不鲜的。

当年县内所有农军的英勇斗争情绪，异常高涨，不单止随时给予豪绅地主的走卒反动民团以沉重还击，同时，在二七年夏初的时候——“四·一五”清党前夕，还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作过一次激烈的战斗。原因是反动的广东机器总工会派出武装体育队，企图强夺广三铁路工作（机工体育队是工贼李德轩所指挥，为反动政府所纵容的）。当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三铁路工会的工人，马上坚决的奋起反对，并由工会书记陈志文同志到九区农会请求派出队伍援助。区农会负责同志以义不容辞，马上派出农民自卫军一百六十多名，由区常委谢荣棠（铁村烈属）和姜英毅同志（共青团负责人）率领，前往五眼桥的北华乡驻守镇压。至第三天夜后，敌人竟出动了正规部队——钱大钧的第一师所属一个营，企图袭击农军。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有力还击，敌人知工农力量之不可侮，才收队而去。这是农民支持盟友——广三铁路革命工人的一次英勇的表现。

由于统治阶级与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对革命的工农群众不断挑衅，广东省农会认为，加强农军的组训，是对敌斗争

必不可少的。而且也是刻不容缓的事。于是除了早期在毛主席主办之农民运动讲习所原址举办过全省性的农民武装训练班外（当时干训班学员不下千人，南海也占了廿多三十名。）另于二六年八月间，选定佛山莺岗之义、为集训地点，由南海县属各区农会选送青年农军，额定一百名，组成“南海农军模范队”，接受政治、军事教育（后来队员人数由于所选送的未尽符合标准，结果仅得八十几人。）指派出身于黄埔军校的赵自选同志为总队长，并由我和梁伯如同志先后作政治指导员，军事教官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生之黄绍芝、曹森、王刚训等同志。集训四个月左右，还未曾结业（原定半年毕业），反动驻军第一师师长钱大钧竟扬言收缴模范队枪械和勒令解散。模范队聆此消息后，为保存实力计，迫得撤离险地以避其锋，马上转移至九区新龙村附近那间邝氏书院（即邝氏合族祠），继续训练至结业为止。

逾翌年——二七年二月间，模范队将届结业的时候，清远县农民和当地反动民团又发生大血战。省农会为援救清远的农民，遂指派不少干部前往指挥农军与敌作战。南海农民模范队的教官王刚训同志，就是不幸于是役牺牲了。噩耗传来，全体模范队员均异常悲愤，一致要求开赴清远杀敌，为王刚训同志报仇。随得省农会报告，战争已告结束，这才作罢。但为了纪念王同志为支援农民英勇牺牲的精神，事后在九区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追悼会。全县各区各乡农民前往吊祭的，接踵而至，每日逾千人，情绪至为悲愤激昂。

一九二七年，正当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者指使之下，竟然向革命队伍开刀，首先于“四·一二”在上海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